

画梦录



何其芳 著
新世纪出版社

画梦录

何其芳著



名誉主编：冰 心 萧 乾
主 编：傅光明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645—3/I·185

定价(全八册):7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现代名家经典》已是第四辑了。

第一、二、三辑出版以来，无论其编选内容，还是其印刷、装帧质量，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得到了一些入选而又健在的文学前辈的嘉许，以及一些入选作家家属的称道。这令我们甚感欣慰，也给了我们继续选编的勇气。

依照前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是指 1919—1949 年之间。本辑选取的郭沫若、叶圣陶、冯至、何其芳、鲁彦、艾芜、穆时英、彭家煌等八位作家，有的是五四文学的大家、骁将，有的是五四文学培育出来的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最末两位作家对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觉陌生，但当年他们作品的影响颇大，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才被人们淡漠。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家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应该说，这是历史老人的公正。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1翻来于我于日的猫必个一
音只的直像的城息知的森科

非新去真像的静聚前因 非新去
？非的越平的中言静多不美将

所苦的非的静多静本不善非非
前 言
红夏青青料一草知和的隔代音不
。前门的国家森像起料一非非

野，“言新灵少暗像摩进一能知静非”，里非的静非
，非非的静非由”。非非的静非出风同静非非非一非非非
非非下，非非的静非内自非非一，非非非一，非非非八十
非非非非非非”，非非的静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认识何其芳是从《画梦录》开始的。那个一千九百
那时刚跨进中文系门槛，恰逢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
文学艺术刚刚解禁，许多作家作品闻所未闻。一下子如入
宫殿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东西多了难免挑剔，于是全凭
兴趣选读。不知怎么被“何其芳”三个字吸引了。何其
芳，多富诗意的名字。名字后面紧接着是获奖作品《画梦
录》，又是令人遐想不已的三个字。于是便开始了贪心的
阅读。于是便以为觅得了青春期多变情绪的知音。尤其是
他早期的诗歌，那是怎样令一个渴望温情、沉溺自我的文
学青年迷醉——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我饮着不幸的爱情给我的苦泪，

日夜等待熟悉的梦来覆着我睡，

不管外面的呼唤草一样青青蔓延，

手指一样敲到我紧闭的门前。

.....

在他的诗里，“我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语言”，我“捕捉着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由着他的指引，十七八岁的我，一半模仿，一半发自内心的愿望，不断地制造一些优美而忧郁的汉语文字的分行，“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我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意的幽深和丰富。”（引文均选自何其芳作品）

这就是我短暂的学习写诗的经历。

虽然当时的文学史教程告诉我，何其芳的诗文“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丑恶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与探索的感情”，但我对他作品的迷恋没有丝毫理智上的羞愧，也许当时我已开始不害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头衔了。

然后是作毕业论文。

此时的我虽然已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但仍然喜欢何其芳的诗文。而且，随着对他的创作道路和性格特征的更进一步了解，我愈来愈敬重他勇于探索、严于自我剖析的理性精神，以及为人处事极其认真负责的品格。准备毕业论文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何其芳。我用了较多的精力去探讨中国古典诗词和欧美浪漫派诗歌对他诗歌创作的积极影响。

一晃近二十年了。人到中年的我，现在重读何其芳的作品，久已疲惫的心依然不时怦然心动；读着读着，眼眶四周还会略感湿胀。是感怀自己当时年少的纯真，抑或沉缅作品带来的纯粹的美感，我说不清，也不愿去分清。我最大的心愿，是想让更多对“真、善、美”怀有敬意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去用心阅读何其芳的作品，去感受现代汉语在艺术家笔下呈现的独特美感和内在韵律。

这难道不是何其芳对祖国语言文字作出的独到贡献吗？！

1997 年岁末

前言 古太 1

散文

墓	1
秋海棠	8
雨前	11
黄昏	14
独语	16
梦后	19
岩	22

炉边夜语	27
伐木	31
画梦录	34
哀歌	41
货郎	46
魔术草	50
楼	54
弦	59
静静的日午	62
扇上的烟云	67
呜咽的扬子江	71
街	81
县城风光	89
乡下	97
我们的城堡	106
私塾师	115
老人	122
树荫下的默想	129
某县见闻	135
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	141
日本人的悲剧	146
一个平常的故事	154
论“土地之盐”	167
谈苦闷	172
谈朋友	179
悼闻一多先生	185

目 录

3

诗 歌

预言·····	190
秋天（一）·····	193
欢乐·····	195
昔年·····	197
雨天·····	199
梦歌·····	201
爱情·····	203
圆月夜·····	205
柏林·····	207
岁暮怀人（一）·····	209
失眠夜·····	211
初夏·····	213
砌虫·····	216
送葬·····	218
于犹烈先生·····	220
声音·····	222
醉吧·····	224
云·····	226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228
夜歌（一）·····	232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236
生活是多么广阔·····	238
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	240
什么东西能够永存·····	242

墓

初秋的薄暮。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阡陌高下的毗连着，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从林叶探进来，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铃铃之墓。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

阴，从那茅檐下过逝的，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和那濯过她的手，回应过她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头发，和浅油黑的肤色。但她的脸颊，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回忆起一个羞涩的梦的时候，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的晒着她的时候。照过她的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

她是一个有好心肠的姑娘，她会极和气的说话，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亲过她的足的山草会告诉你，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会告诉你，她一切小小的伙伴都会告诉你。

是的，她有许多小小的伙伴，她长成一个高高的女郎了不与它们生疏。

她对一朵刚开的花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快乐的。”对照进她的小窗的星星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悲哀的。”

当她清早起来到柳树旁的井里去提水，准备帮助她的母亲作晨餐，径间遇着她的伙伴都向她说：“晨安。”她也说：“晨安。”“告诉我们你昨夜做的梦。”她却笑着说：“不告诉你。”

当农事忙的时候，她会给她的父亲把饭送到田间去。

当蚕子初出卵的时候，她会采摘最嫩的桑叶放在篮儿里带回来，用布巾揩干那上面的露水，而且用刀切成细细的条儿去喂它们，四眠过后，她会用指头提起一个个肥大的蚕，在光线里透视，“它腹里完全亮了，”然后放到成束的菜子杆上去。

她会同母亲一块儿去把屋后的麻茎割下，放在水里浸着，然后用刀打出白色的麻来。她会吧麻分成极纤微的丝，然后用指头绩成细纱，一圈圈的放满竹筐。

她有一个小手纺车，还是她祖母留传下来的。她常常纺着棉，听那轮子唱着单调的歌，说着永远雷同的故事。她不厌烦，只在心里偷笑着：“真是一个老婆子。”

她是快乐的。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

她是期待甚么的。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那希冀于她自己也是秘密的。她有做梦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或是辽远的，辽远的山以外。

十六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她的发，她想悄悄的流一会儿泪。银色的月光照着，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向它说：“我是太快乐，太快乐。”但又无理由的流下泪。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有一点伤感在心里。

她用手紧握着每一个新鲜的早晨，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

她小小的伙伴们都说她病了，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知道她的。“你瞧，她常默默的。”“你说，甚么能使她欢喜？”它们互相耳语着，担心她的健康，担心她郁郁的眸子。

菜圃里的江豆藤还是高高的缘上竹竿，南瓜还是肥硕的压在篱脚下，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

铃铃却瘦损了。

她期待的毕竟来了，那伟大的力，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

息。“不是你，我期待的不是你，”她心里知道，但不说出。

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铃铃”二字的，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树下有白藓的石上，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迷漠的望着。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毕竟来了，铃铃期待的。

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入梦，穿着燕翅色的衣衫？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在她远嫁的前夕？

一个个春三月的梦呵，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夹在你手携的一册诗集里，你又偶尔的在风雨之夕翻见，仍是盛开时的红艳，仍带着春天的香气。

雪麟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就只一些梦，如一些饮空了的酒瓶，与他久别的乡土是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

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读了碑上的名字，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说了温柔的“再会”才分别。

以后他的影子就踟躅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

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和她的性情，她的喜好，如我们初认识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她最爱着甚么颜色的衣衫，而且当

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羞涩的低下头去。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而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

铃铃的伙伴们更会告诉他，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

“她会不会喜欢我？”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

“喜欢你。”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她似乎没有朋友？”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

“是的，除了我们。”

于是有一个黄昏里他就遇见了这女郎。

“我有没有这样的荣幸，和你说几句话？”

他知道她羞涩的低垂的眼光是说着允许。

他们就并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他向她说他是多大的年龄就离开这儿，这儿是她的乡土也是他的乡土。向她说他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地方的风雨。向她说江南与河水一样平的堤岸，北国四季都是风吹着沙土。向她说骆驼的铃声，槐花的清芬，红墙黄瓦的宫阙，最后说：

“我们的乡土却这样美丽。”

“是的，这样美丽。”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完全是崭新的发见。我不曾梦过这小小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宝藏，不尽的惊异，不尽的欢喜。我真有点儿骄傲这是我的乡土。——但要请求你很大的谅解，我从前竟没有认识你。”

他看见她羞涩的头低下去。

他们散步到黄昏的深处，散步到夜的阴影里。夜是怎

样一个荒唐的絮语的梦呵，但对这一双初认识的男女还是谨慎的劝告他们别去。

他们伸出告别的手来，他们温情的手约了明天的会晤。

有时，他们散步倦了，坐在石上休憩。

“给我讲一个故事，要比黄昏讲得更好。”

他就讲着《小女人鱼》的故事。讲着那最年青，最美丽的人鱼公主怎样爱上那王子，怎样忍受着痛苦，变成一个哑女到人世去。当他讲到王子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那夜，她竟如巫妇所预言的变成了浮沫，铃铃感动得伏到他怀里。

有时，她望着他的眼睛问：

“你在外面爱没有爱过谁？”

“爱过……”他俯下吻她，怕她因为这两字生气。

“说。”

“但没有谁爱过我。我都只在心里偷偷的爱着。”

“谁呢？”

“一个穿白衫的玉立亭亭的；一个秋天里穿浅绿色的夹外衣的；一个在夏天的绿杨下穿红杏色的单衫的。”

“是怎样的女郎？”

“穿白衫的有你的身材；穿绿衫的有你的头发；穿红杏衫的有你的眼睛。”说完了，又俯下吻她。

晚秋的薄暮。田亩里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黄的割茎在青天下说着荒凉。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声都已无闻，原野被寂寥笼罩着，夕阳如一枝残忍的笔在溪边描出雪麟的